

歐陽全集

奏議

四十五之六

漢書門	類	一〇二一五	函	五九	架	四四	冊
-----	---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一〇二一五	函	五九	架	四四	冊
------	----	-------	---	----	---	----	---

內閣文庫	漢	10215	冊數	44(15)	函號	315	48
------	---	-------	----	--------	----	-----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歐陽文忠公全集

卷之五十五 文庫

奏議 諫院進十八首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

論趙振不可塔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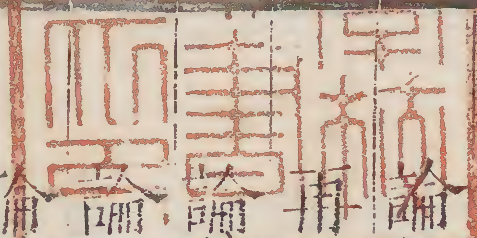
再論王倫事劄子

論蘇細姦劄子

論乞令劄子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之五十五

一



論軍中選將劄子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狀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

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

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劄子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

慶曆三年

臣近聞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却忠佐朱進打劫沂密海揚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比至高郵軍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聖捷指揮字號其王倫仍衣茜衫據其所為豈是常賊驟聞可駭深思可愛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遂至橫流後漢隋唐之事可以為鑒國家自初兵興必知須有盜賊便合先事為備而謀國之臣昧於先見致近年盜賊縱橫不能撲滅未形之事雖或有所不及已兆之患豈可因循不為臣



遍思天下州軍無一處有備假令王倫等周遊江海之上驅集罪人徒衆漸多南越閩廣而斷大嶺西走巴峽以窺兩蜀所在空然誰能禦之若不多爲方略竊恐未可剪除而朝廷之臣尚若常事不過差一兩人使臣領兵捕捉此外更無處置竊以去患宜速防禍在微伏望陛下深懼禍端督責宰輔早爲擘畫速務剪除臣亦有短見數事謹具條列以裨萬一

一乞訪尋被殺朱進或有兒男便與一官令其捕賊以復父讎仍許令乘驛隨逐指射兵士隨行一竊知王倫在沂密間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郵

已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驅脅欲乞除軍賊不赦外特赦驅脅之人先與安慰其家各令家人以書招諭有能殺軍賊脫身自歸者等第重與酬賞可使自相疑貳壞散兇徒

一竊慮江淮諸處先有賊盜漸與王倫合勢則兇徒轉熾卒難剪滅欲乞指揮募諸處未獲盜賊有能謀殺軍賊者亦等第重行酬獎可使賊心自疑徒黨難集

一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筭殺首領及設計誤



賊陷於可敗之地者重與酬獎所貴凶黨懷疑不肯招延無賴之人以爲謀主

一竊見朝廷雖差使臣領兵追捕而兇賊已遍劫江淮深慮趕趕不及徒黨漸多欲乞特差中使馳騎先計會沿江淮諸路州軍會合巡檢縣尉預先等截續發禁兵隨後追逐所貴不至走透右臣所陳五事伏乞詳擇施行外有先被王倫憎從人等首身者百餘人其中有當與酬賞及合行分配者乞早賜施行用安反側謹具狀奏聞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擢用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萬口懽呼皆謂陛下得人矣然韓琦稟性忠鯁遇事不避若在樞府必能舉職不須更藉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許其有宰輔之業外議皆謂在朝之臣忌仲淹材名者甚衆陛下既能不惑衆說出於獨斷而用之是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大用蓋樞府只掌兵戎中書乃是天下根本萬事無不摠治伏望陛下且令韓琦佐樞府移仲淹於中書使得參預大政况今參知政事王舉正最號不才久居柄用柔懦不能號事緘默無所建明且可罷之以避賢路或未



欲罷亦可且令與仲淹對換當今四方多事二虜交  
侵正是急於用人之際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叶天  
下公論不必待其作過亦不須俟其自退也況若令  
與仲淹對換則於舉正不離兩府全無所損伏望陛  
下思國家安危大計不必顧惜不材之人使妨占賢  
路如允臣所請即乞留中特出聖斷指揮或尚未欲  
施行即乞降付中書令舉正自量材業優劣何如仲  
淹若實不如即須自求引避以副中外公議取進止

論趙振不可將兵劄子

臣風聞河東近日累奏事宜探得吳賊點集兵馬伏

昨來張延壽議和之際尚有朝廷未許事節深慮  
狂賊因忿出兵即三路邊防皆合設備伏見河東部  
部署明鎬雖是材臣未諳戰陣副部署趙振人品庸  
劣全不知兵只是好交結沾買聲譽所以不因功業  
擢至將帥前在延州遂致敗誤雖行責降不及暮年  
却授兵權全無報効其人少壯尚不堪用今又年老  
病患全然不堪戰鬪一旦臨事必誤國家臣聞將者  
國之司命今陛下安危之機繫於將帥而河東一路  
無一戰將只有趙振老病一人而已細思此事大可  
寒心苟有誤事憂在朝廷其趙振伏乞速下本路體



量如或實老病不任即乞罷歸散秩別委將臣竊以河東一路兵馬極多豈是蓄養病將之處西北二虜爲患如此亦非趙振可當若使臨事敗誤悔恐不及伏望聖慈深思大計無惜一老病敗事之人取進止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

臣竊見近日四方盜賊漸多兇鋒漸熾撲滅漸難皆由國家素無禦備官吏不畏賞罰臣謂夷狄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而朝廷弛緩終未留意每遇有一火賊則臨事驚駭倉皇旋發兵馬終不思經久禦賊之計只如王倫者今若幸而剪

撲則其殺害人民爲患已廣如吏未能剪撲使其蔓成邑則患禍不細矣臣數日前已有奏論只是條列招捉王倫一火事宜至如池州解州南京鄧州諸處流賊甚多今後亦須禁絕其端不可更令頻有臣欲乞陛下特勅兩府大臣議定經制臣亦有短見數事備列如後

一臣竊見王倫所過楚泰等州知縣縣尉巡檢等並不鬪敵却赴王倫茶酒致被奪却衣甲蓋由法令不峻無所畏凜官吏見朝廷寬仁必不深罪而賊黨兇虐時下可懼寧是畏賊不畏朝法



臣今欲乞凡王倫所過州縣奪却衣甲處官吏  
並與追官勒停其巡檢仍先除名令白身從軍  
自効俟賊破日却議叙用仍今後用此爲例  
一外處知州本號郡將都監監押只管在城巡檢  
若賊入城不能擒捕則設之何用臣欲乞應有  
不能禦備致賊人入城打劫不尋時鬪敵致全  
火走透者知州亦特勒停都監監押除名白身  
從軍自効能獲賊則議叙用

一臣見諸處有賊多是自京師別差使臣兵馬捉  
殺則本地分元置都監巡檢縣尉等設之何用  
每有些小賊盜不獲又無深責稍似強賊則別  
差人捉殺如此可以推避因循臣欲乞若朝廷  
別差人捉獲則本地分巡檢縣尉仍坐全不獲  
賊之罪及從初不切收補致走透他處及潰散  
後別地分巡檢縣尉捉獲者元出賊處官吏不  
得與破全火批書

一竊見諸處縣尉多是新及第少年儒生怯懦往  
往不能捉賊虛令陷罪臣今欲乞下銓司詳議  
選擇縣尉之格以武勇人材堪充者充仍重定  
賞罰之法若見今有新及第少年怯懦者委諸



路按察使先次舉奏替換

一臣竊見自來所差巡檢兵士多不能捕賊反與州縣爲患臣今欲乞自朝廷選募使臣令使臣自選募兵卒不拘廂禁軍令所在州軍指名抽射仍重立賞罰之法

論蘇紳姦邪不宜侍從劄子

臣昨日竊聞勅除太常博士馬端爲監察御史中外聞之莫不驚駭端爲性險巧本非正人往年常發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爲人子不能以禮法防其家陷其母於過惡又不能容隱使母被刑理合蒙羞負恨

終身不齒官職豈可更爲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故如此用人縱使天下全無好人亦當虛此一位不可使端居之況剛明方正之士不少臣求其故蓋是從初不合令蘇紳舉人紳之姦邪天下共惡視正人端士如仇讎惟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端之醜惡人誰不知而紳敢欺罔朝廷者獨謂陛下不知耳此一事尚敢欺罔人主其餘讒毀忠良以是爲非之說其可信乎其馬端伏乞追寢成命蘇紳受詔舉此醜惡之人罔上欺下亦乞坐此黜外任不可更令爲人主侍從取進止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祕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祕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皆不與聞已行之後寧湏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廷

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革  
四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  
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  
外廷須知而不可秘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  
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  
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  
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  
庶官寒賤踈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  
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  
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



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乞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

臣竊聞近日爲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頗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於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泄指揮甚嚴不知此事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欲如此以臣料之爲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塞言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

尚須博採善謀以求衆助豈可聳聳群聽杜塞人口況朝廷處事未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採至如王倫驅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搔事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士極有憂國之人欲爲人主獻言常患聞事不的況臺諫之官元是本職凡有論列言在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言於未發庶易回改今事無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已行或事迹已布縱欲論救多不能及若更秘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臣今欲乞指揮進奏院凡有事非實封者不須秘密臣因此更有起請事件畫



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逐日專供報狀欲乞依御史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及朝廷詔令除改並限當日內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諫臣為供奉之官常在天子仗內朝廷密議皆得聞之今雖未曾恢復舊制欲乞凡遇朝廷有大處置四方奏報事非常程及諫官風聞事未得實者並許詣兩府請問庶知審實得以論列

二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論河北守備事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頗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芥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戎狄貪財性同犬豕遇強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為弱知我可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為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患與



智共為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卒辦禦戎制勝當在機先臣竊惟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尚牽明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修完此最為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為首務今

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為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支吾至如鎮定一路最為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上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秋風漸勁虜釁有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



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必謂群臣自此震懾百事自此脩舉西北二事最為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耻無使夷狄之交侵駿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奇筭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

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為患習以為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 論軍中選將劄子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行禁衛諸軍全缺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為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內虛朝廷勢弱萬一有事無以支吾今軍帥暗懦非其



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為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忽興狂悖今年元吳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耻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陵

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為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齋挽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取侮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為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為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



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得則數歲未  
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  
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  
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  
難弭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  
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  
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  
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  
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  
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  
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  
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人技勇實能服其百  
人矣以爲百人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  
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  
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技勇實能服其千人矣  
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  
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  
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  
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



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技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遷次補。至于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

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使大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爲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捍邊破賊。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狀 慶曆三年

右臣伏聞朝旨。用郭承祐爲鎮定部署。臣自聞此。除改夙夜思。惟國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挫



盡朝廷威勢困却天下生靈細思厥由其失安在患  
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人付以重  
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人或問於大臣  
則曰雖知非材捨此別無人矣甚者欲塞人言則必  
曰爾試別思更有誰可用乎臣亦常聞此言每退而  
歎息夫所謂別無人者豈是天下真無人乎蓋不力  
求之耳今不肯勞心選擇越次而用但守常循例輕  
用小人寧誤大計一誤不悔後又復然至如葛懷敏  
頃在西邊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懷敏  
別未有人難為換易及其戰敗身亡橫屍原野懷敏

既不復生亦須別求人用臣謂今日用承祐亦猶當  
許用懷敏也況如承祐者凡庸奴隸之才不及懷敏  
遠甚頃在澶州只令築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  
臣謂朝廷非不知承祐非才議者不過曰例當敘進  
別更無人此乃因循之說爾方今醜虜狂謀禍端已  
兆中外之士見國家輕忽戎患弛武北方人皆獻言  
願早為備忽見如此除改誰不驚憂前者劉六符之  
來朝廷忍耻就議蓋為河朔素無可恃難與速爭須  
至屈意苟和少寬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  
方汲汲精選將臣先為禦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



例輕任小人之日也其郭承祐欲乞早移與一不用  
兵處知州或召還別與一閑慢職秩若欲錄其勳舊  
優其戚里之恩閑官厚祿足可養之不須令居此要  
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爲則天下幸甚取進  
止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

臣風聞朝旨欲以殿中丞任顓管領元昊遣來一行  
人等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不肯稱臣索物太  
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朝廷旣不能從  
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  
少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凡  
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  
強弱若見朝廷威怒未回事勢未削則必內憂斬戮  
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歸自爲大幸則我弱形未露  
壯論可持今若便指國威過加厚禮先爲自弱長彼  
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難合矣必若成就其  
事尤須鎮重爲先況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指事體前  
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差一班行待之今來漸多  
遂差朝士若其後次來者漸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  
彼轉自強我轉自弱况聞邵良佐昨來往彼僅免屈



辱而還則彼雖戎狄不謂無謀今其來人必須極騁  
強辭以圖相勝若能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賊之一  
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管領送置驛中不  
須急問至於監視饋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  
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雖尊寵來人厚加  
禮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逞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  
自虧事體不若急脩邊備以圖勝算取進止

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

臣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嚮聞朝議已不許  
之今日風聞議却未定不知虛的深切驚憂且吾祖  
兩字是何等語便當拒絕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  
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今匹夫臣庶尚不  
肯妄呼人爲父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  
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爲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  
此口且蕃賊撰此名號之時故欲侮翫中國而已今  
若得其稱臣則此二字尤須論辨今自元昊已下名  
稱官號皆用夷狄若蕃語元卒華言吾祖則今賊中  
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元  
卒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呼爲祖於禮非便故當以  
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於



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竊慮小人妄有  
議論伏乞拒而不聽取進止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

右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  
廷議近聞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和之與否決在  
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筭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  
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為陛下  
深思極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姦謀衆口  
紛紛各有論議一日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  
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日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  
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  
曰自屈志講和之後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為後圖  
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之事可知蓋慮纔和之  
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為患轉深一日縱使元昊復  
臣西邊滅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  
北戎將攬通和之事以為已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  
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為耳目  
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  
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  
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大事



必須廷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其  
不敢自強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  
以來常祕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  
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  
待其都無所長自用廟謀未晚其元昊請和一事伏  
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以來  
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  
必有長策以裨萬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右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  
和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  
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  
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  
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  
感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  
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  
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  
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  
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  
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



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  
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  
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  
所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國  
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挫賊銳氣  
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繆謀是比  
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筭之士見  
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  
不差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  
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  
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  
自用兵以來君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  
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日下  
之選他時後患陛下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  
急和者也而偷安日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  
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  
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  
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  
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  
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



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

臣竊聞吳賊來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遣張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在延州伺候賊意家迎方敢前進不知果有如此議否若寧不

大為不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爭名分之時尤不可自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邊防須為準備其偽以好辭來迎子奭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後出不意以攻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虐害以為中國萬世之辱則悔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奭端坐延州不來省問欲歸則又慮來迎又待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何耻如之蓋元昊已與中國二次商量必知難合子奭之往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彼不急求相見則於臣二說虛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吳賊為可臣乎不可乎若有可臣則自當以重兵壓境仍選



忠厚知謀之士直入賊中說令臣伏如其不可則何  
必遣人或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絕之則只當因如定  
之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  
邊臣俟得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絕其來之意也不  
可令天子使臣待賊命而進退萬一遭其拒絕或被  
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爲今計者不若速遣范  
仲淹嚴備邊境徐放如定等還當自爲謀以求勝算  
取進止

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

臣風聞轉運使呂紹寧纔至淮南便進見錢十萬貫

不 是否臣見兵興以來天下困弊者非獨備邊之  
營 由官吏壞之今三司自爲闕錢累於東南刻削  
及 穀帛回易則南方庫藏豈有剩錢閭里編民必  
無藏鏹故准甸近歲號爲錢荒不知紹寧纔至淮南  
用何術於何處得此錢以進若將官庫錢上進則逐  
州合使錢處甚多必致闕乏若於民間科率則人力  
豈任且十萬緡錢國家得之所益至微外處取之爲  
害不細往年李定王逵輩皆刻剥疲民進奉至今南  
方嗟怨況今年江淮諸路自經劫後繼以蝗旱爲孽  
民間困窘尤要撫存而紹寧欺罔朝廷妄有進獻伏



乞特降指揮下別路選差一精強官將淮南一路見  
管錢帛磨勘大數取見紹寧所進何處得來苟涉欺  
妄乞賜重行朝典其所進錢伏乞聖慈拒而不受以  
彰朝廷均卹外方防禦姦吏刻剝之意取進止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差孫抃等充契丹人使臣謂朝廷新遭契丹  
侮慢陵辱之後必能發憤每事挂心凡在機宜合慎  
措置及見抃等被選乃知忘忽慮患依舊因循今西  
賊議和事連北虜中間屢牒邊郡來問西事了與未  
了今專使到彼必先問及應對之際動關利害一言

苟失為患非輕豈可囚人之中令抃先往抃本蜀人  
語音詭謬又其為性靜默自安軍國之謀未嘗與議  
凡關機事多不諳詳臣聞古者遣使最號難才不受  
以辭許其專對蓋取其臨事而敏應變無窮今抃既  
不可預教以言則將何以應卒苟一踈脫取笑四夷  
其孫抃欲乞不令出使或恐中書不能逆抃人情尚  
執前議即乞別令一人言語分明稍知朝廷事者先  
往貴不誤事且醜虜君臣頗為強黠中國常落其計  
不可不知今欲雪前耻雖知未能其如後患豈可不  
慮伏望聖慈早令兩府別議取進止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劄子

臣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此來議論必未諧和  
須慮驕賊猖狂忿兵攻寇凡關邊備正要支吾伏觀  
朝旨已差范仲淹田况等爲宣撫使今日風聞韓琦  
以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  
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  
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爲衆所推  
伏今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  
事庶免後艱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  
此一事俟邊防稍定不兩三月自可還朝旣先拜  
於外虞可漸修於闕政今邊事是目下之急不可遷  
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遣仲淹速去以備不虞  
取進止



陽文忠公全集卷四十六

奏議諫院進十九首

論京西賊事劄子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

論盜賊事宜劄子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

論呂夷簡劄子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

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

薦姚光弼狀

論李淑姦邪劄子

再論李淑劄子

論慎出詔令劄子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

論禦賊四事劄子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

論臺官不當限資考劄子

再論臺官不可限資考劄子

論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洎等劄子

再論陳洎等劄子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

論京西賊事劄子

慶曆三年

臣竊聞近日張海郭貌山與范三等賊勢相合轉更猖狂諸處奏報日夕不絕伏惟聖慮必極憂勞不聞

廟謀有何處置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有後時之失已無慮遠之謀患到目前方始倉忙而失措事纔過後已却弛慢而因循昨王倫暴起京東轉攻淮甸橫行千里旁若無人既於外處無兵須自京師發卒孫惟忠等未離都下而王倫已至和州矣賴其天幸偶自敗亡然而驅殺軍民焚燒城市瘡痍塗炭毒遍生靈此州郡素無守備而旋發追兵誤事後時之明驗臣謂朝廷因此必悔前非須有改更以防後患而自王倫敗後居兩府者了無擘畫有上言者又不施行上下拖延日過一日遂致張海郭貌山等又起京西攻



劫州縣橫行肆毒更甚王倫依前外處無兵又自京師發卒臣聞張海是李宗火內惡賊郭貌山在商山已及十年其驍勇兇姦不比王倫偶起之賊縱使官兵追及亦其勝負未知天下之憂恐自此始臣亦知近日臣寮上言賊事者甚衆竊慮兩府進呈文字之時必須奏言已差使臣選兵追捕將此拙計便爲廟謀上寬聖懷苟自塞責張海等二百餘人盡有甲馬日行一二百里馬力困乏則弃別奪民間生馬乘騎竊料官兵必難追逐縱使追兵能及生靈已受其殃此度賊雖能平後患豈可不慮以今四方盜起所在各要隄防則臣前所言禦賊四事之中州縣置兵最爲急務伏望陛下憫此生民見受屠戮之苦不聽迂儒遲緩誤事之言其州縣置兵事件富弼已有起請伏乞決於宸意速與施行取進止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 同前

臣近爲張海等賊勢猖狂會上言禦賊四事內一件州郡置兵爲備風聞朝議已依富弼起請施行其餘三事一乞選捕盜官二乞定賞罰新法三乞按察老病貪贓之官此三事至今未聞擬議臣伏見去年朝廷於諸道州府招宣毅兵士及添置鄉兵弓手當時



搔擾次第不小本要為州縣禦賊之備及一旦王倫  
張海等相繼而起京東淮南江南陝西京西五六路  
二三十州軍數千里內殺人放火肆意橫行入州入  
縣如入無人之境則去年所置宣毅兵鄉兵弓手等  
盡皆何在無一處州縣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其人  
賞罰無法而所置宣毅鄉兵弓手皆不堪使用所以  
張皇搔擾空有為備之名而無為備之用今朝廷雖  
依富弼起請令州郡置兵若不先擇官吏嚴立法令  
則依前置得不堪使用之兵空有其名終不濟事故  
臣謂必欲州郡置得精兵則須採臣所陳三事一一  
施行方可集事其州縣官吏誤事臣請試言京西一  
兩處則其他可知郢州知州王昌運老病腰脚行動  
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三年之內州政大壞臨  
替得一比部員外郎劉依交代其劉依亦是七十餘  
歲昏昧不堪昨在滑州寄居臣為通判三四度來看  
臣每度問臣云中書有一個王參政名甚如此不知  
人事陛下試思如此等人能為國家置兵禦賊乎今  
汝州知州鮑亞之是三司以不才東退者鄧州知州  
朱文郁是轉運使中不材選退者二人老懦不才如  
此等人能為國家置兵禦賊乎陛下欲知全盛之世



盜賊便敢如此者蓋為處處官吏非人故臣前後累言乞按察冗濫之官者蓋為恐有此事也兩府之議不肯於無事之時先為禦備直待打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未經打破州縣一任老病貪繆之官壞之臣謂是大臣不欲以身當怨之過也今天下生民獲安樂則皆須上感陛下聖德若其父子殺戮離散不安則亦必歸怨陛下今大臣不肯澄汰蓋避百十人官吏怨其身寧使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伏望聖明特出睿斷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須慎擇官吏免致虛為搔擾反更害民臣前後三次乞按官吏况國家自來每有災傷路分累曾遣使安撫豈於今日視民如此塗炭頽以遣使為難願陛下力主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 論盜賊事宜劄子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為見天下空虛全無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頹法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



欲乞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搢紳之內憂國者多日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狀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爲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湏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強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茲去矣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爲部內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遲緩優柔不肯生事今尚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爲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爲樂以危爲安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翫寇之意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入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



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于色及退見宰輔間暇從容  
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賊數不少想其為  
害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  
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大臣鑒此  
已成難救之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頒行天下使四方  
漸為備禦及早擘畫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已  
來群臣上言者皆為自來寬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賊  
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  
言者皆不蒙聽納臣謂大臣為國計者寧欲忠言之  
多不欲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爾臣前後上言賊事  
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  
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  
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繫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  
行之取進止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 慶曆三年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  
從之臣內有姦愼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  
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既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  
臣伏思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  
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為內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



取材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而拜者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見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問人主因之薄其待遇迹漸踈外同於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內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令中書除人致於內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才望正人堪克者出自上意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姦邪之人庶清侍臣之列取進止

論呂夷簡劄子

臣昨日伏覩外廷宣制呂夷簡守太尉致仕以夷簡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失序紀綱大隳二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國權憎制中外人皆畏之莫敢指摘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廢又見陛下自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明之德日新又新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廢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復言



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上賴陛下終始保全未污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雖陛下推廣仁恩厚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理須陳讓臣乞因其來讓便與寢罷別檢自來宰相致仕祖宗舊例與一合受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耻便受國家過分之恩仍慮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外面臣寮辛苦者未嘗非次轉官豈可使姦邪巨蠹之家貪贓愚戇子弟不住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未弭物論也子弟伏乞更不議恩典取進止

論呂夷簡僕人受官劄子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廝僕不得奏薦班行勅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呂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為奉職夷簡身為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况肯為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纔出而為大臣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



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勅旨今後又廢有  
司爲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或云二僕得  
旨與官在降勅前奈何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本  
爲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今袁宗等雖曾得  
旨而未授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夷簡不能止  
絕而恣其僥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勅而自墮典法今  
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別  
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爲無功之  
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頻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  
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  
臣謂夷簡身爲大臣又在相位尚不能爲陛下外平  
四夷內安百姓致二虜交構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  
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紀綱幾至大壞筋  
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繆况已罷政府久病家居  
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夷簡當  
此病廢即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  
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可否  
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况夷簡患攤風手足不能



舉動凡有奏聞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肖須防詐  
偽或恐漏泄於體尤為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於夷  
簡姦謀邪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  
非公論若誤國計為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  
賜止絕臣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群臣各  
有職事苟有關失自可任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  
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薦姚光弼狀

右臣等伏觀慶曆元年南郊赦書節文委史院檢閱  
國朝將帥有威名勲業者尋訪子孫錄用風聞史院  
已具檢勘姓名聞奏至今未見施行伏以赦令之文  
國家大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當輕言若已布告天  
下則不可失信况此一節自是當今合行之事必慮  
將家子孫例多不肖則宜於尋訪之時便責州郡察  
其行止無大過惡者乃得以聞今舊將名在史官能  
應赦書所求者有幾若更去其不肖者不用則推恩  
所及不過一二十人耳不至濫行恩賞所可惜者因  
此一二十人而生國家人信臣等伏見故慶州刺史  
姚內斌有孫光弼尋訪有行止能記前世兵法及史  
籍所載名將用兵之術比於累年所試方略濫



進之人不可同類若蒙擢用必有所爲伏乞舉行赦書特賜召試仍下所屬州縣鄰里考其行實參驗而行其餘將家亦乞通行尋訪臣等職在諫諍當補闕遺見國家赦令已行而自失大信及士有豪俊沉棄而未用者皆當論列臣等又覩赦書節文云本房子孫與班行安排如實有膽勇謀略者仍與邊上任使詳此雖無材藝者亦預推恩也今光弼據其學識况有可採臣等所陳只乞比近年方略之人特與一試上以全國家大信下可收遺逸之人伏望聖慈特賜施行取進止

### 論李淑姦邪劄子

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猶爲踈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姦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穢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爲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况今文章之士爲學士者得一兩



人是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為明主所弃只如徐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弃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開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為少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為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為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悔改竊慮依舊諧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之選取進止

再論李淑劄子

臣近日竊聞李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使行須得淑自上書求而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姦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一待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姦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為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出明王自行去任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為姦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未



必肯行若不自退則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為  
得計不肯悛心進賢退不肯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  
既自避怨不肯為陛下除去姦邪賴陛下聖明洞分  
邪正又不能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  
假群小三四日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  
鼓舞皆賀聖德蓋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姦險傾邪  
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抃却聞中  
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  
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  
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姦邪穢惡之人是  
人盡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取進止

論慎出詔令劄子

臣伏以朝廷每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真  
宗皇帝初置諫官詔書內條列六事首言詔令不便  
者許諫官論列蓋朝廷慎於出令之意也近見詔書  
褒美陝西轉運使下咸風聞咸在陝西為買百姓青  
苗及轉般大麥此兩事大為西人患逃移極多至今  
西人怨謗不已賴吳遵路減得轉般一事人獲稍寧  
今所降詔書兩人一例褒美善惡不分無所激勸使  
陝西人見者必謂朝廷咫尺絕不卹念西人不知西



事誤下詔書美此與民爲害之人必轉生怨謗臣竊料朝廷必因邊臣奏舉成等能積糧儲故賜獎諭蓋失於採訪不知成處置乖方之事致西民流移怨謗之因欲乞今後戒此失誤慎出詔令及戒勸羣臣今後薦舉人不得妄有稱美其已出之詔旣不可追臣又恐朝廷因此遂待下成爲材吏別有任用却致敗事臣職在諫諍不可不言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近日河東移李昭亮爲鎮定高陽三路都部署竊以北戎險詐必與國家爲患北面之事常須有備此一事陛下聖心又自憂之執政大臣非不知而憂之天下之人共爲朝廷憂之李昭亮不才不堪爲將帥不可委兵柄此一人陛下聖心又自知之執政大臣非不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不審因何遽有此命大凡朝廷行事不當者或爲小事而忽略容有不知致誤施行而至乖錯者有矣未有以天下大可憂患而上下共知之事公然乖繆任以非人如此者臣料兩府之議必因施昌言等近奏三路闕都部署而目下無人以昭亮塞請而欲徐別選擇不過如此而已然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患因循應急則草



草且行纔過便不復留意只如今秋用郭承祐於鎮  
定尋以非才罷之當時應急且以康德輿為鈐轄闕  
却部署一職本待徐擇其人臣初喜朝廷必能自此  
精於選任經今數月何曾用意求人一旦昌言奏來  
又遣昭亮且去今平時無事之際尚如此不能選人  
任用若一旦倉皇事動更於何處求人故臣謂朝議  
欲徐擇人而代昭亮者乃虛語爾方今天下至廣不  
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材以敗  
事不肯勞心而擇材事至憂危可為慟哭臣思朝廷  
所以乏人任用之弊其要為依常守例須用依資歷  
之人不肯非次拔擢所以無人可用古人謂勞心  
費而逸於任使今人既難得求之又不勤待其自來  
何復可得臣累會上言練兵選將之法未賜施行又  
曾言乞於沿邊十數州且選州將亦不蒙聽納寧可  
公選不材之人委以大兵之柄一旦誤事悔何及之  
伏望聖慈出於睿斷其李昭亮早令兩府擇人替換  
仍早講求選將之法若大將難卒然而得即乞於沿  
邊州軍選擇州將近下資資入中庶乎易得昨北使  
姓名稍遲數日中外之士已共憂疑幸其未動之間  
宜作先時之備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惟陛下為社稷之計深思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禦賊四事劄子

臣昨自軍賊王倫敗後尋曾極言論列恐相次盜賊漸多乞朝廷早為禦備凡為國家憂盜賊者非獨臣一人前後獻言者甚眾皆為大臣忽弃都不施行而為大臣者又無孽畫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橫自淮海巴南新遭王倫之後今自京巴西州縣又遭張海郭貌山等劫掠焚燒桂陽監昨奏蠻賊數百人夔峽各奏蠻賊皆數百人解州又奏見有未獲賊十

餘火滑州又聞強賊三十餘人燒却沙彌鎮許州又聞有賊三四十人劫却椹澗鎮此臣所聞目下盜起之處如此縱橫也此外京東今歲自秋不雨至今麥種未得江淮倫賊之後繼以饑蝗陝西災旱道路流亡日夜不絕似此等處將來盜賊必起是見在者未滅續來者愈多而乾象變差譴告不一於古占法多云天下大兵並起今兵端已動於下天象又告于上而朝廷安恬舒緩無異常時此臣前狀所謂古之智者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者也臣聞兩漢之法凡盜賊並起人民流亡天文災異如此



等事皆責三公或被誅戮或行黜放今幸陛下仁聖  
寬慈大臣偶免重責而猶忘忽禍患偷習因循此臣  
所謂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  
刑責大臣者也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賊必更多若  
不早圖恐難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  
州郡置兵為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  
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為盜此四者  
大臣所忽以為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此四者  
未有一事合宜伏望聖慈嚴勅兩府大臣問其捨此  
四事別有何術可為苟無他術則此四事宜早施行  
臣竊聞州郡置兵富弼已有條奏其餘三事前後言  
事者論議甚多伏乞合聚群議擇其善者而行其禦  
盜四事方今措置乖失極多容臣續具一二條奏取  
進止

論乞王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  
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  
力之人而君臣相得謂之千載一遇之難今仲淹等  
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  
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



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伏况  
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  
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  
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  
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報京  
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  
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此二人所報陛下  
果有何能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  
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効陛下不宜  
不力至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  
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  
與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  
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  
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  
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  
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允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  
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  
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  
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論臺官不當限資考劄子



臣伏見御史臺闕官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  
遂致所舉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昨來蘇紳舉馬端  
邦煩朝廷別有行遣臣謂今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  
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湏令舉人近聞梁適  
舉王礪燕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姦邪之目各懷愧  
醜懼其污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此言之舉官當先擇  
舉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仍見  
官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考未及遂致所舉非人者  
皆為且就資例可人仍乞不限資考惟擇材堪者為  
之况臺中自有裏行之職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定  
舉官之法有不稱職連坐舉主重為約束以防徇  
廢幾稱職可振綱紀取進止

再論臺官不可限資考劄子

臣近曾上言為臺官闕人乞不依資限選舉仍乞添  
置裏行所貴得材可以稱職竊聞近詔宋祁舉人依  
前只用資例又未見議復裏行臣竊嘆方今事無大  
小皆知其弊不肯更改况臺官舉人湏得三丞已上  
成資通判此例起自近年然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  
者近日臺官至有彈教坊倭子鄭州來者朝中傳以  
為笑其臺憲非才近歲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



而寧用不材以曠職不肯變例以求人今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不限資例則取人之路廣廣之猶恐無人何況專守其狹若使資例及者入三院未及者為裏行又於差除都不妨礙况今四方多事之際擢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欲乞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已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使資淺者為裏行資深者入三院臣見前後舉臺官者多徇親舊舉既非材人或問之則曰朝廷用資限致別無人可舉今若輩此繆例責其惟材是舉則不敢不舉好人所冀

新振臺綱免取非笑取進止

論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洎等劄子  
臣竊見去年五月詔勅節文諸路轉運並兼按察使或貪殘老昧安是不治者逐處具狀聞奏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得知並當勘罪嚴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張海等入金州劫却軍資甲仗庫蓋為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正巳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于縣廳恣其劫掠其李正巳亦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自五月受却朝廷詔書後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如



王茂先李正己並顯然容蔽不早移換致使一旦賊  
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任殘酷致兵士作亂  
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等故違詔書致興盜賊並  
合依元降詔勅重行黜降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  
令弃作空文天下禍亂貽憂君父蓋由上下互相蒙  
蔽之罪也其陳洎張昇伏乞依詔勅施行重與黜降  
若明降詔勅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朝廷號令  
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斷以警後來取進止

再論陳洎等劄子

近曾上言為京西轉運使陳洎張昇違廢詔書並  
不按察部下官吏致使縱橫貽憂君父其陳洎  
等合坐此罪名重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見敢  
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內指揮自合行遣令諸  
路轉運使不按察官吏者世衆然別不至大段生事  
及部內官吏不甚老老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洎等  
部內顯然官吏昏老貪婪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  
事勢可憂此若不行則國家詔勅乃是空文今後號  
令有誰肯聽臣伏見近日頗易諸路轉運方思改作  
欲除舊弊朝廷此後政令須要必行今若自廢詔書  
示人無信則新轉運見朝廷先自弛廢言不足聽則



更無真畏必効因循虛煩更張必不濟事古人於作  
事之初尚或借人行法况洎等首自違犯理合舉行  
宜於革弊之初先行勵衆之事或謂洎等於少人之  
際且要任使即乞各與降官依舊差遣以責後効徐  
議復資亦使過之術也尚慮議者謂淮南王倫賊後  
不曾行遣轉運蓋淮南新授詔書未及按察而賊已  
卒至又部內官吏如晁仲約等本非昏老不比京西  
慢賊經年不能剪滅直至養成兇勢又其部內官吏  
昏老誤事之人授詔半年故違不舉較其事體  
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曾行遣便捨洎等不問  
則今後犯者又指洎等以爲例是則朝廷命令永  
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從尚恐大臣務收  
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暫降洎等一兩資官存取  
朝廷綱紀以勵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平取  
進止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閣職事有以見陛下  
慎於名器漸振紀綱然而積弊之源其來已久僥倖  
之路非止一端今於澄革之初尚有未盡其甚者臣  
竊見近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



授之不擇人材不出文學但依例以為恩與朝廷本意以其當要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為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欲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之中大半膏粱之子材臣幹吏羞與比肩亦有得之以為耻者假之既不足為重得者又不足為榮授受之間徒成兩失臣欲乞今後任發運轉運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升拜美官優其秩祿况設官之法本貴量材隨其器能自可升擢豈必盡由儒館方以為榮

一臣竊見近年風俗澆薄士子奔競者多至有偷竊他人文字干謁權貴以求薦舉如丘良孫者又有廣費資財多寫文冊所業又非絕出而惟務干求勢門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槩者此二人並是兩制臣寮奏乞召試內丘良孫近雖押出而林槩已有召試指揮舊來本無兩省以上舉館職明文尚猶如此奔競今若明許薦人則今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內兩省舉館職一節添入遇館閣闕人即朝廷先擇舉主方得薦人仍乞別定館閣合存員數以革冗濫



一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廕子弟入館閣  
此蓋朝廷爲見近年貴家子弟濫在館閣者多  
如呂公綽錢延年之類尤爲荒濫所以立此新  
規革其甚弊臣謂今後膏粱子弟既不濫居清  
職則前已在館閣者雖未能沙汰尚須裁損欲  
乞應貴家子弟入館閣見在人中若無行業文  
詞爲衆所知則不得以年深遷補龍圖昭文館  
并待制修撰之類所貴侍從清班不至冗濫



